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第二十五回 淮安城月娘問渡 清江浦嫠婦同舟

世事浮雲，行蹤飛絮，天南地北悠悠，似春花秋燕，落葉與孤舟。任造化顛來倒去，一憑他行止沉浮。江湖杳，歸期難定，白了少年頭。韶華能幾日，山道水遠，到處牽愁。看白萍岸上，紅蓼磯頭。垂楊外，數聲橫笛，驚起沙鷗。何處問三閭漁父，盡付與東流。右調《滿庭芳》。

單表那世上離合悲歡，人生不定。到了亂世，越發是飄蓬斷梗一樣，忽然而聚，忽然而散，偏是想不到處，又有機緣。即如月娘，原為尋孝哥，誤聽了信，上東京流落在給孤寺中，幸虧翟雲峰念舊，資助盤費，又與他搭了大船上的艙口，順路到臨清碼頭上，回清河縣來，算得是停妥之極。那知這金兵從山東搶下來，要截船上的宮人，只得改路，由黃河口上淮安去了。月娘在那大船上，如何敢下來，只得隨船而去，真是由不的人。一個寡婦，領著一個使女，雖是只還翟雲峰送的幾兩銀子在身邊，知上那裡去好，獨自沉吟。在船上不多二日，過了黃河，是淮安地方。到了關口，只見江南一道旨意下來，說是金人有信南犯，恐有奸細過河，只將東京送的宮人點名上船，一應帶的閒人，不論男婦，俱趕上岸，不許放過一人，使官兵過船。那月娘一起搭載男女，一齊趕逐，幸虧那官船的太監認得翟雲峰，把月娘包袱都送上岸；其餘別人，還有空身趕上岸的，好不苦楚。

這月娘和小玉離了官船，穿著個包袱，孤孤淒淒，卻往那裡去好，又沒個熟人問問路，如何往山東回臨清去。二人河上坐了一回，天色漸晚。那些大小船隻上都坐滿了，月娘羞慚，不敢近前去問，使小玉：「你去河邊問，有小漁船，咱賃一隻罷。」小玉走到河邊，要包一隻船上山東，那有去的。只見河艙頭停著一隻小浪船，一個七十來歲的老艙婆在船頭上補破襖，小玉問道：「你船可上山東去麼？」婆子道：「這船上有人僱下了，淮安李衙裡奶奶僱下上東海燒香的，你要那裡去？」小玉道：「俺也是兩個女人，上山東的。」婆子道：「沒有男子麼？」小玉道：「沒有。只我娘兒兩個。要有艙口，多多的謝你些船錢，不拘是誰家僱下的，就在後艙裡罷。」原來小玉隨著姑子妙趣上東京坐了一遭船，外邊走了二年，也就有些江湖的老氣，道：「就是糴米，都講在一處罷。」婆子道：「我家老公上城裡接李奶奶去了，等他來商講。」說不多時，只見一個老艙家領著一個後生，挑著一擔行李，望船上來了，近前見小玉和婆子答話，問是做甚麼的，婆子道：「是僱船的。我說李衙裡僱下了，他說是兩個婦人，要順路回山東去，好不好帶在船梢上，也多賺幾錢銀子，添著好買裳。」老艙公又問小玉道：「你只有兩個人，帶在後艙，做三兩銀子罷，還添上一斗米。」小玉道：「多了，連米做二兩銀子罷。」說了半日，小玉怕天晚了，添上五錢銀子，到那裡上岸。艙公道：「過了海州，是青口地方，起早是僱腳，水路有船去的。」小玉回來和月娘說道：「是一個奶奶僱下燒香上東海去的，又沒個男客。咱一路搭著，他好不方便，只講了二兩五錢銀子，咱今夜就宿在船上，老艙公兩口兒倒老實哩。」月娘即同小玉攜著包袱被囊上了船來，原來一個席棚搭著四艙，後面是鍋灶。艙公白日在岸上拉繆，黑夜在船頭上睡，只著這小後生守著行李。收拾了後艙，給月娘小玉安置包袱，一宿晚景不題。

卻說孟玉樓從那年嫁了李衙內，升了嚴州府，後來陳經濟去拐騙他，被李通判將衙內趕回原籍真定府，因遇金兵大亂，不敢北回。後來李通判故了，只得在淮安府典了一處宅子住下，一亂三四年。孟玉樓生了一子，叫做安郎。不幸衙內去歲感了時症，五日而亡，止撇下玉樓和安郎。安郎年已五歲，因許下海州清風頂三官殿去還願，賃了船在清江浦等候，那知天緣湊巧，月娘在此相遇，也是月娘平生賢惠，待眾妾有恩，該受此一番接濟，這都是他積德，絕處逢生。到了次日天晚，只見一頂小轎、一個丫頭，騎著驢兒，孟二舅抱著安郎，從岸上來。這後生接著下了轎，搬上行李。玉樓進艙，下了前艙的簾子，天已昏黑，後艙使蘆席隔斷，彼此不得見。這月娘只道是秋水片帆孤雁宿，那知道月明千里故人來。

到了第二日，這小後生才和玉樓說：「這船上艙公又搭了兩個婦人在艙後，不知是那裡人，也要上山東去。」這玉樓也沒言語。這船由清江浦關口到了安東縣，水又寬，風又大，扯不得纖，到了夜裡大雨如傾盆一般，上邊蘆席濕透了，下邊船板透水，把墊船的草都濕了。到了三更，點起燈來，婦女忙成了一塊，只管往外舀水。這月娘後艙高叫：「小玉，起來看看包袱，休要漏濕了！」玉樓半夜聞聲叫小玉，好像大娘的聲音，早已把艙後蘆席揭起，方才見面，忙叫：「大姐姐，你怎麼來到這裡？」月娘唬了一驚，細看方才認得是孟玉姐，不覺抱頭大哭。正是：

世亂年荒逐亂蓬，佳人流落思無窮。繁華過眼容全改，兒女牽腸恨不同。海畔難期千里外，天涯重聚兩聲中。誰言歧路愁歸處，猶有孤雲伴塞鴻。

玉樓和月娘哭罷多時，才問道：「怎麼沒有孝哥？」月娘聽說，放聲大哭，才把金兵進城，母子拆散，上東京找了二年不見，翟雲峰家送我回臨清，不料官船又不走臨清，由黃河進了淮安，因此要趁船回山東去。姊妹們得遇著一處，這也是天幸了。月娘又問道：「玉姐因何穿孝？」玉樓才把李衙內父子俱亡的話說了一遍，叫了安郎來給月娘磕頭。月娘一見，想起孝哥，淚如泉湧，想道：「有兒的沒兒子，沒兒的到有兒了。世上的事，那裡想去？」這裡姊妹同艙而宿。

不則一日，到了海州板浦口，月娘要僱船上山東去，玉樓苦留不肯住，恨不得一步到了家，找兒子的信，那顧得荒亂。使孟二舅先上岸去，問問山東的路，那店家說：「如今金兵得了濟南府，立了劉豫為王，不日大兵南侵，休說是兩個婦人，就是一隊軍，也不敢去。」說得月娘面面廝覷，一聲兒不敢言語，只是揩淚。這孟二舅也在傍力勸。說道：「姐姐休錯了主意。如今人家還往南躲荒，你兩個少女嫩婦的，孤另另要走一、二千路，兵慌馬亂，把身子保不住。今日遇見，就是一家了。回去那淮安城裡，兩個寡婦一處做伴，南北大路，少不得有東平府的人來往，捎信給玳安來接。你在這裡，還只怕孝哥和玳安不知在那裡找你哩。正是遠的隔一千，近的隔一磚。將來母子相逢，和今日一樣，一個船上，不著兩下，還認不出來哩。」玉樓也勸月娘道：「他二舅說的是。不如咱一路進了香，回淮安去。等待安穩了，也常有山東人來往，先捎個信去也好。」月娘聽了，無奈，只得依言道：「只是打攪了你。你如今也是一灣死水了。」玉樓道：「姐姐說那裡話。想著那時同起同坐，一個鍋吃飯，從來不曾錯待了我。就是到了李家，也沒忘了姐姐的恩。今日天叫相逢，著咱姊妹們做伴。這淮安湖嘴上，還有幾間房子，每月討著租銀。公公和他爹的靈柩，寄在湖心寺。還有兩頃水田，夠咱姊妹們用的。只這等還尋不出個伴來。」說著，把船灣在黑風口裡，過了海州城，一路上雲台山，清風徐來，僱了兩頂小轎，幾個腳驢，孟二舅抱著安郎，早望見雲台山三官大殿，好不巍峨，但見：

高峰突兀，巨海汪洋，黑風口浪卷千層雪。人渡孤帆，白石渡潮湧幾家村。僧歸古寺，倒座崖觀音名剎，延福觀元始天尊。蒼松古柏，掩映金闕銀台。瑤草琪花，惚恍蓬萊閬苑，南北磊古洞幽深。十八村賢人隱跡，四面靈山福地外，千家煙火屋樓中。

這玉樓和月娘上得山來，先參了伽藍，討了腳力，上得南天門，只見密層層松竹雲煙，仙人採藥，老衲翻經，鐘聲香氣，飄出林外，真是洞天福地。上的大殿高台，俱白玉石柱，雕作盤龍法身，高大有三丈餘高，前後兩層迴廊圍繞，經樓香閣，高出雲霄。二人不敢抬頭，拜畢，焚了香紙。玉樓道：「請姐姐討籤。」月娘捧籤筒在手，暗暗祝誦：「若是母子再得相逢，求個上上！」跪下才搖一搖，早有一籤跳在地下，小玉拾起來，是上上十一籤：

「君是人間最吉人，由來陰德可通神。明珠會合終須有，紫竹灘頭一問津。」

孟玉樓也跪下討一籤，是中吉八十二籤。兩人謝了籤，就有道人請去靈堂齋。飯已畢，捧過緣簿，求二位娘子佈施，玉樓留了二兩香資，不肯叫月娘另費。月娘不肯，留了五錢香資。隨即辭了道人，來到山門口上轎，下山落船，一竟到淮上岸。月娘只得住在玉樓家中，使孟二舅常在外頭打聽孝哥和玳安消息。